

世无匹

卷一风集

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嗇汉劳心

词曰：

感愤须分，贤奸当辨，而今半是痴呆面。丈夫无处不周人，人心偏有多更变。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，方才是个男儿汉。虽非冀报乃施恩，人生岂可忘恩怨。

——踏莎行

恩怨不分，何以为人；恩将仇报，禽兽之道。这两句话，说尽世人病根。当今人心险仄，得恩不知。求其知轻识重，能不负心者，举世之间百不得其一二。且忘恩负义者，其罪尤小；至于转眼昧心，恩将仇报者，其情更为可恨。盖人无恒心，贤不多见，以致世风日漓，人情多伪，反复变迁，虚器险恶。为善者少，而为恶者多；偏不知自己生平寡恩，倒怨别人不施惠于我。甚至沾惠到九分九厘，那一厘不到，还要为好成隙；遂萌嫌怨，把这九分九厘的好处都没有了。这回小说，特与天下良善人鼓舞其本心，为天下昧理人设立个榜样；要使人勇于为义，速于去非；知善之可嘉，恶之当改，人人做个忠厚长者，则世道不可返古耶。

当初，江宁地方，有一秀才，姓权，忘记了他名字，单晓得个表号叫做一庵。那权一庵青年有才，人物倜傥，父母且是富家。同胞兄弟四人，他排行最幼。母氏先歿，父亲年暮，便邀三党亲族，把家私田产四股分开。后因妯娌不和，家庭雀角，遂弃了祖居，各分其价，兄弟四人逐房迁住。落后，父亲谢世，三位哥哥俱克勤克俭，家道日隆。惟权一庵诗酒怠傲，放情山水，不善作家。兼之樗蒲一掷，动费千缗；花柳三生，遂倾万贯。是时，旧院里有两个名妓，一个叫做秀玉，一个叫做非烟。那秀玉虽短于才，然貌极美艳，精伎艺而善诙谐，独擅风流之誉；那非烟虽逊于貌，然才尤敏妙，富诗词而工翰墨，颇高花案之名。平康车马，章台杨柳，一时俱出其下。二妓年俱不满二十，所居亦相去不远，而王孙公子日游其门。于是名噪一时，眼空群媚。权一庵与此两妓，所交最厚。眠花醉月，暮舞朝歌，无日不恣情欢畅。但人耽谑浪，性爱轻佻。虽秀玉与非烟，俱属心知。而于秀玉，尤为钟爱。然秀玉志尚风华，心图美丽；非烟酷好风雅，尤爱人才。故非烟所重于权一庵者，放逸之才；秀玉所密于权一庵者，奢靡之费。权一庵凡金珠贻赠，每临秀玉之家；而诗酒唱酬，则入非烟之室。不三五年，权一庵耗费殆尽，资财零替，家道式微，渐至变易田房，典鬻产业，僮仆星散，衣饰荡然。可惜个万金之家，弄得尽情破败。究其所归，耗于非烟者十之二三，耗于秀玉者十之七八。然心迷情欲，沉湎不返，直至住居并废，衣衫尽无，尚自耽恋青楼，不知醒悟。然囊橐空虚，冠裳褴褛，又恐他两人窃笑，只得求恳哥子。只说贸易营生缺少资本，不论多寡必欲移贷。哥子念手足之情，或百或十，欣然应付。权一庵刚待银子到手，不问何听从来，便往妓家一挥而尽。不消

世风日漓（lí，音离）——社会上的风气越来越不好。漓，薄。

歿（mò，音末）——死。

樗蒲（chū pú，音出仆）——古代一种游戏，像掷色子。

缗（mín，音民）——穿钱的绳子。亦指成串的钱，一千文为一缗。

平康——旧时泛称妓家为“平康”。

章台——旧时为妓院等地的代称。

囊橐（nángtuó）——口袋；袋子。

半月，依旧剩个空囊，也并不懊悔，并不可惜。思量无奈，只得又往别个哥子处，只说经纪折本，照样求借。谁知弄得到手，仍葬烟花。一连三个哥子都借遍了，只得老着脸，重复恳告。哥子道：“父母一般分授，未尝偏厚于兄。汝自不肯学好，至于荡废。因念同胞情分，勉力周恤，怎倒习以为常，频来取足。我三人劳苦撑持，虽有薄蓄，亦非容易。汝若洗心涤虚，痛改前习，我兄弟三人，当勉凑三百余，与你图个店业，可作长久衣食。若仍不检束，丧志青楼，我纵钱财粪土，也不与你填此欲海。汝便冻馁待毙，只索硬着心肠，没有照顾你了。”权一庵道：“蒙兄长如此教诲，自当一心学好，若负恩德，与日俱逝。”哥子只道他果然收心，便每人出银百两，交付与他，仍再三叮嘱。那知入手之难，反不如挥洒之易。今日秀玉，明日非烟，或驾楼船，或乖舆马，玉楼按舞，金谷开筵。未及两月，仍是一双空手。那时再向三兄求告，徒招责备，莫假分文。妻子抱恨而亡，亲族干求殆遍，食不充口，衣不遮身；求乞无门，栖身无室，只好在秀玉与非烟两家吃几碗饭儿。有诗为证：

红牙碧管玉楼春，
轻薄东风倍恼人；
台榭月移珠翠冷，
湿云细雨怨香尘。

未几，秀玉又接了个豪富少年，宴游极侈，宠赠尤多，终日檀板金樽，蓝舆画舫。权一庵日造其门，便拒而不纳，哀请再三，终不一见。因想无路可入，只得修书一封，备言昔日万金之产，为他荡费；今衣食不周，立锥无地；苦楚万状，且不必言，但终身之约，置于何地。写得恳恳切切苦央鸩儿递进。过了一日，忽然唤他进去，秀玉俨然乔坐，绝非向来妩媚之态。权一庵痛哭流涕，直溯根源。秀玉正色答道：“前日捧读尊翰，已悉来情，不必再说。但姊妹家不过行户生涯，原非钟情之辈。若但图欢合，岂遂无夫，何必穷极技能，辱身下贱。君家万金之产，虽云因妾费尽，然君自娱乐，妾亦未曾相强。今如此狼狈，欲妾相从，日费万钱，何从所出。况百凡之费，赖此微躯。若不另交贵客，卒守前盟，妾一家老幼将与君共填沟壑耶。至于死生之约，虽订终身，君不知青楼中剪发焚香，无所不至，不过取一时欢爱，诱其金帛耳。若竟以为实然，则妓女个个从良，章台可为节妇坊了。妾念君痴心未绝，特请来说明。今后永决此念，不必再来下顾吧。”权一庵听这番说话，就如冷水在头顶里一浇，恍然大悟，知不可恋，便抽身而出，想道：“青楼大抵无情，我自被迷，到此地位，悔将安及。非烟同是平康人物，谅亦无情，何苦也讨他厌贱，竟不必去了。”亏得还有些志气，也不向亲友干求，并不与三兄启齿，只得往牛首山做个香火，在僧家吃碗黄齋饭儿过日。不觉住了一年，那权一庵是富家子弟，何曾受此淡泊，弄得形容枯槁，须发苍黄，一身破衲，绝非当年气宇。偶值三月春天，游女纷纷入寺。忽一日，见个美人，淡妆雅素，下了轿，步入殿中。仔细一看，却认得是非烟。非烟也一眼瞧见。权一庵羞耻无地，掩面惊走。非烟忙唤丫头，一把拖定。权一庵急欲逃脱，怎当那丫头揪得甚紧。大叫道：“权相公你好负心，怎丢下我

经纪——经营资产。后亦指商贩。

检束——拘束，约束。

衲（nà，音纳）——僧徒的衣服常用许多碎布补缀而成，即为僧衣的代称。

家姐姐了。”权一庵着急道：“我不是什么权相公，你不要错认了人。”正好挣脱了要跑，早被非烟走上前，携住手儿流泪说道：“贱妾不知何事得罪于君，竟蒙弃置，致妾终朝悬念，一病几死。天幸今日复遇，尚欲狠心抛撇。男儿薄幸，以至于此，生死深盟，置之何地耶！”权一庵向只道他与秀玉同做了逝水桃花，谁知听他口角，婉转多情，也垂泪道：“不佞何敢负卿雅爱，因沟壑之状，无颜见江东耳。”非烟道：“郎君仪貌，胡为憔悴若此？”权一庵道：“一言难尽！”便把秀玉变弃情状，与自己依身卑苦缘由，尽情说出。非烟惊道：“不料秀妹如此无义，独不思君之破家，为我两人，忍便负恩背约。此处岂能淹留骥足，自弃上进。妾既以身许君，安有他适。可速请归，竟在家下读书便了。”权一庵羞惭无地，再三不肯。非烟便唤乘轿儿，将他抬了回去。香汤沐浴，换了遍身罗绮。收拾书房供奉，日用三餐，极其周至。权一庵好不感激，死心塌地埋头读书。一应书籍，都是非烟购买。到得录科小考，并次年乡试，诸项使费，亦皆非烟慨然厚赠。权一庵运当亨泰，忽然中了举人，反怪三兄落后不照顾他，足迹不登其门。三兄也不来媚他。是时，打发报银，并谒见座师，备办礼物，尽属非烟资帑。亏得非烟是个名妓，蓄积颇厚。因想：“权一庵既中举人，若仍住我家，可不褻了他体统。”便罄倒囊筐，尚存五六百金，替他买下一所住宅，置些田地，并竖起一根旗杆，诸色家伙，都把自己的搬与他用。过了几月，又该上京会试。此时非烟现银用尽，只得将金珠首饰、衣服玩器，尽行变卖，凑了二三百金银与他，又备下一席盛酒饯行。权一庵再三感谢道：“蒙卿如此厚情，救我于困穷之际。今日之遇，皆卿赐也。此去倘能侥幸，便娶卿为正室。须保身以待，决不相负。”非烟道：“终身之誓，君虽不贵，妾亦岂有更张。况君簪花在迩，故不惜倾家相赠。但恐联登之后，情殊贵贱，路隔云泥，必为郎君所弃。”权一庵道：“不佞若忘大恩，誓必身罹刀剑！”两下再拜而别。非烟亲手赠与盘费，送至百里之外方回。诗云：

红楼莫漫说多情，
今日多情仅见卿；
我惜风流当此遇，
香奁终不愧题名。

次年，权一庵又中了进士，殿了探花。因才品风华，另加特恩，除授翰林修撰，十分荣贵。忽然脱尽贫穷面目，渐成显官规模，耻娶青楼之妇，另聘了孙侍郎之女为婚，竟在京中作家，寄书决绝非烟。非烟哀恻痛恨，又被老鸨羞辱了一场，当夜悬梁而尽。权一庵闻知断绝，心中甚觉快畅。又亏孙侍郎照拂，一升侍读，再升祭酒，做了十五年京官，由学士升到户部侍郎。孙氏夫人，生个女儿，年已十四，正欲联姻。权一庵忽奉王命，转除山西巡抚，挈家小一同赴任。未到任所，路过峻岭，冲出一伙强人，罄其囊橐，将

薄幸——犹言薄情，负心。

佞（nìng，音泞）——才，有才能。旧时谦称不佞。

座师——明、清举人，进士，亦称其本科主考官为“座师”。

资帑（tǎng，音倘）——此指非烟的私房钱。

红楼——华美的楼房；旧常指富家女子的住处。

奁（lián，音连）——女子梳妆用的镜匣。

挈（qiè，音窃）——带，领。

权一庵并夫人仆从，尽皆绑入寨中。权一庵抬头看那寨主，年可十五六岁，面庞与非烟无二。忽然触着旧事，冷汗淋身。那寨主便叫将他妻女侍妾，押入上房淫乐；众多男子推出山前砍了。原来十五年前，非烟含怨已死，精灵不散，直诉阴君，托胎到山西地方，做个男子。少负豪气，乌合强梁，立为绿林之主。权一庵亏心负义，昧恩致命，神人厌怒。故天差地遣，恰好经此山。那寨主虽未必晓得前世的怨尤，见了他自不觉勃然怒发，将他戮于山前。恰恰应了当日刀剑身亡之誓，可见天之报施，不过因人所自蹈，绝不假丝毫作用。至于稚女诘妇，悉恣淫污，又岂非负心弃盟之报。世间忘恩负义之徒，对此而不生悔悟者，非人情矣。

待在下再说个极负义之人，并写个极不忘恩之人。其事确凿可凭，其情凛然生动；令读者可以咬牙，可以堕泪，可以寒心，可以鼓掌，可以明目张胆，可以扬眉吐气；老僧可以悟禅，烈士为之按剑。

这件事却在明朝初时，广东南雄府仁寿村地方，有一人，姓干名将，字白虹，年方二十，性极豪迈。也不读书，也不经纪，只靠着数亩田地，倩人耕种过日。他父亲是个军籍，故并无亲族，单单生他一人。父母亡后，也不想娶妇成家，性亦不贪女色。从小便有膂力，十三四岁就能力举百斤。到十五六上，真个百夫莫敌。虽然血气方刚，并不好勇斗狠。只觉义气激昂，言词伟烈。遇有不平之事，挺身教授，不避嫌忌。平日酒量甚弘，一饮能吸数斗。但家极贫贱，不能日醉垆头。然里中或有慕他高义及受其恩力者，常常招他吃个尽酣。也不耐烦去行令细酌，并不虚文推逊，只提起大碗，一连数十余斤，大块的鱼肉都连盘一光。乡人莫不笑他，他也不怪人笑，只顾盼自雄，岸岸然有旁若无人之概。

一日到村上闲走，见一老姬，同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，都在向阳去处，不知摘些甚么，旁边歇着一副篮儿，他两个摘下来就向篮里放着。干白虹走到篮边一看，见摘的却是槟榔。便问道：“你取这些槟榔去卖钱的吗？”老姬道：“那里有得卖钱，我家自种的用不够，还要问别人家买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家要这些何用？”老姬道：“将去浸酒用的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家里做许多酒，用这多少槟榔？”老姬道：“我家一年的酒，极不济也要做他几千担米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主人怎生好量，饮得那几多的酒？”老姬笑道：“呆官人，遂你好量自家那饮得许多。都是做来发店卖的。若说我家老爹，便一杯也不舍得吃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人生几何？遇饮须饮，得乐且乐，何苦如此算计。想是挣得来传与儿子了？”老姬道：“儿子吗，还不曾养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老爹多大年纪？既没有子息，可续些姬妾吗？”老姬道：“今年他已六十五岁，自从老奶奶死后，也不续弦，也不娶妾。虽有丫环婢女在房中服侍，只终日操持握算，夜里不得安睡，一条心挂紧在利息上头，那里还有工夫去干那样风月的事。”干白虹大笑道：“钱财乃命中之福，若不肯用，要他何益。纵有儿孙，穷通亦自有命，何况高年无后，把血挣来之财，倒为别人守着，岂不可惜。”老姬与童子听了，忍不住都笑起来。干白虹也不回去，转寻些闲话儿与他说说。直待他摘满了篮，那童子用扁担挑着，老姬也背了一篮，两个匆匆而去。干白虹看他去了，也不回家，竟尾之于后。走上一里多地，方才到个人家。童子与老姬，负着槟榔都进去了。干白虹从外面一望，这人家原有十来进高大房子，好个冠冕门径儿，门首却堆着许多

垆（lú，音炉）头——古时酒店里安放酒瓮的土台子。

缸鬵。干白虹见四顾无人，便挨进墙门，悄然走到屏门一张。只见厅堂高峻，阶级周回，许多榨酒家伙，七横八竖，排着满堂，俨然是个蛮富户的光景。

正是：

无子偏能挣，
多财愈觉慳；
想因前世债，
积厚待人还。

你道干白虹与姬子惓惓而谈，及至去了还跟他到家，流连观望，依依不舍，是甚么缘故？原来干白虹好饮之人，闻这老姬说他家做酒如是之多，不觉垂涎，想要扰他一醉，故预先认得了家里，好来赐顾。正瞧看时，只见个老者，穿着件旧布直身，头戴顶黄毡帽儿，手中拿着一把厘戥，一个算盘走出厅来。口里一头对小厮说道：“东田庄那张奉溪家，还少十一两五钱银子，约定今日有的，这时候不见送来，你去催他一声。说前日还我的银子，还少三分等头，钱半银水，一总也补足了。你转身再到西田庄李思萱家，说一月前发去的酒，尚有六个空坛不曾送还，前日对我说被儿子打碎了一个，也要补还我五六分银子，叫他明日就送了来。”那小厮应了就跑。老儿又唤转来说道：“后边茅坑里粪已满了，你顺便也对佃户说声，或是油，或是稻柴，把些来换去。如今春天，粪是贵的，比不得前番样子了。”小厮刚待要走，老儿又吩咐道：“这番的粪，没有浸过水的，一担要算两担的价钱，极不济也算担半。他若要贱，你再到别家去讲讲，不要一家就成。”说罢，摆下算盘，忙忙的去打帐了。干白虹知他就是主翁，忍着笑跑了回来。想道：“那老儿有这些家私不肯受用，又没有儿子，挣积在那里，终久不知甚么人承受他的。总替别人费这些心机，讨这些劳碌，象个没有死日的光景。可惜我会费用的，钱财偏没得到我手了。别的也不在我心上，只是今晚要醉他一个尽兴便可。”放下念头，等到黄昏时分，信步儿走到那老者门首，只见门已闭着。干白虹是有手段的，怕甚么铜墙铁壁，瞧瞧四下无人，双手搭上檐头，两脚一纵，早已爬到屋上，径往里头走来。一时动了贪酒之心，遂为此走险之技。只因这番偷酒，有分教：翁边醉倒刘伶，垆头惊起卓氏。未知干白虹此举，可偷得着偷不着？那老儿家中知觉与不知觉？终不知弄些甚么话说出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鬵（bèng，音泵）——瓮，坛子。

慳（qiān，音铅）——吝啬。

刘伶——魏晋文学家，字伯伦。因嗜酒佯狂，任性放浪。后世常以刘伶为纵情饮酒的典型。

卓氏——文学故事人物。蜀郡临邛富豪卓王孙之孙女。与司马相如私奔，婚后，文君当垆，相如涤器，以卖酒为生。

第二回 多情怜白面，干白虹潦倒醉乡 贱价买黄金，金守溪浮沉利海

词曰：

潦倒瓮头春，狂里酩酊 梦里醒。醉去不知天地窄，真真，世路离披任此身。不醉也痴人，白面还牵少女情。不惜黄金赠知己，谆谆，认取同心是酒宾。

——南乡子

却说干白虹，有心要到金老儿家偷酒，乘夜步至门前，便从屋上进去。轻轻过了一进房子，跳下庭中。扑的一声，里边忽大叫道：“外头甚么响？同我点个灯去看看。”只听得里边一路开出门来。干白虹想了一想，连忙将身儿闪在榻子旁边。只见那老者提着盏灯笼，手中拿了根棍子。一个小厮也捏着个纸灯儿，走出厅来。才跨出中间榻子，被干白虹在左边闪了入去。老儿不曾提防，那知他恁般即溜，先已升堂入室，并无阻碍，直到内里，一路门都开着。只见中门供着妻子的灵位，干白虹便把他做个藏身之处，悄然钻在魂桌下面躲着。那老儿同小厮走出厅来，周围照看。见外边的门依旧关好，不见有贼，仍进去睡了。干白虹等老儿睡熟，才敢出来。黑暗里摸了半日，只不知那里是酒房。偶然寻到一处，只觉得酒香扑鼻，随手摸去，却有个小小门儿，用两把铁锁锁着。心里转道：“这所在一定是了。”便用手扭掉锁儿，走了进去。果然都是酒坛，不胜之喜。便随意开了一坛，只觉甘香可爱。但没酒具，不得口。遍处寻觅，并无碗盏，只摸着了一把铜勺。干白虹不分好歹，拿来就吃。一勺不止，两勺不休，吃得高兴，那里肯住手，把一大坛酒咕嘟咕嘟吃个干净。欲要再开一坛，不觉脚已软了，身不由主，一交跌在地下，鼾鼾的睡去。此时虽有些声息，幸喜宅子宽大，房户隔远，老儿与小厮、丫头辈都绝不听得。干白虹一觉醒来，却将夜半，月已上了，见窗上微微有些亮光。睁眼看时，方知醉倒在此。喜道：“人生之乐，莫过于此，有酒不醉，真是痴人。我也不图他下次主顾，趁着天还未明，索性吃他个像意，才不枉来这一次，就醉杀了，也说不得。”便又打开一坛，提起铜勺，缓斟慢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只因宿醒未解，吃到半坛，已觉醺醺大醉。正是：

人中豪杰酒中仙，
醒来天真醉近禅；
大地嗤嗤都一醉，
问谁得似此君贤。

{ewc MVIMAGE, MVIMAGE, !00200740_0255_1.bmp}

干白虹又吃了半坛酒，醉上加醉，自觉酩酊。因想道：“我若再睡一觉，倘然天明，便不好走。乘着这点酒兴，只索回家去吧。”因出了酒房，一路开门出去。到厅后一重石门，用了多少老力，再不能开。原来那石开，却不用门的，只做个鸳鸯榫儿，最是坚固；除了自家晓得，别人那知道个诀窍。干白虹弄了个把时辰，那里得开。便道：“我何必要去开他，莫若仍上了屋，走出外头，好不便捷。”肚里虽然算计，终究头昏目眩，趁了十分醉态，离离披披，不管好歹，竟望檐上乱爬。那知酒后力软，比不得方才轻便。扒了

酩酊（mǐ xiāo，音矛洵）——大醉的样子。

恁（rèn，音任）——如此，这样。

像意——满意，称心如意。多用于早期白话。

醒（chéng，音呈）——酒醒后所感觉的困惫如病状态。

上去，又跌下来。一连五六交，勉强挣得上去。只因衣服一绊，檐上的瓦卸了满地。呼喇一声，好不利害。那老儿睡在床上，听得外边响声，乱喊有贼，把一家老小都叫起身。点灯的点灯，拿棍的拿棍，飞的都赶出来。那知干白虹虽上了屋，肚里的酒涌将上来，越发沉醉。又听人声喧沸，一发慌的乱了，不知东西南北，倒望了里头乱跑。过了七八层房屋，一个头晕，脚步把捉不牢，扑的滚到地下。只听背后一个女人喊道：“贼在这里！”干白虹急道：“我不是贼！”女子道：“既不是贼，半夜里在人家屋上走来！”干白虹道：“因慕宅上酒好，特来尝一醉儿。”那女子便叫他起来。仔细一看，见是个白面少年，果然烂醉。便道：“我看你不象个歹人，如何做此勾当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又不偷盗东西，不过吃些酒，有何歹处。”那女子想道：“他若利我什物，怎肯专顾了酒，自然不是偷窃之辈。”因问道：“你实是何等人？难道不盗东西，特意到人家偷酒吃不成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就住在这个村后，叫做干白虹，谁不认得。只因生平爱酒，偶尔游戏至此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听人说干白虹是个义士，不想有此伎俩。如今还好，若外边听得就许多不便。我今做个方便，悄然送你到后门出去吧！”干白虹喜道：“如此感激你不尽。”因偷眼看那少女，一身缟素，美丽非常，年纪刚好二十内外，却顾盼多情，语言钟爱。那女子送到后门口，携定干白虹的手道：“你既好饮，可常常走来，我送你些酒吃。”干白虹谢了一声，匆忙而去。有阕《皂罗歌》曲云：

只恐遭逢天狗，又谁知织女会着牵牛。虽逢天贼为吾仇，酒坛狼藉君知否？若还破败，须伏罪由。亏他福厚，红鸾护稠，不将名列官符首。明星近，月一勾，玉堂瓦陷一声愁。天成巧，放窃偷，贪狼小耗酒垆头。（计集星名十七）

你道干白虹跌入庭中，被那女子叫喊有贼，怎么没人听见走来拿他；那女子转得从容详问，送他后门逃走，竟无一人知道？却因那老儿大惊小怪，说有贼在厅里，把合家都唤醒了，忙忙的点灯执杖，一径拥出外厢，那里防着后边有贼。赶到前面，门已层层开出，吓得魂也没了。直至厅后。见满阶瓦片，一发惊骇。连忙照看，独有石门倒不曾开，知是上了屋去。乱慌的赶出前门，叫唤四邻都来拿贼，遍地搜寻，那里有个贼影。闹上一会，不见踪迹，仍关了门，到里头查点什物。自内至外，别的都一毫不动，单单酒房里空了两个酒坛。老儿捶胸跌脚，大哭大嚷道：“我做了一生的酒，费尽心力，自家酒珠也舍不得一滴落肚，不知那个天杀的吃去了这许多酒。”这边闹得乱横，那知贼已在后门走了。故女子虽然叫唤，众人在外头忙乱，那里听得。

看官，你道那女子是何等样人？原来是老汉的女儿。那老汉姓金，名聚，号守溪，是湖广汉阳府人。从小流落在外，替人摇船。后来挣得数十金，搭了两个伙计，贩些杂货，到广东南雄府发卖。不二三年，仍折了本，弄得精光，又不能回去。亏得识几个字，会看银色，会打算盘，便想寻个行户人家，做个店官。是时，城里有个开行的张莲峰家叫他抄帐，每年除日用之外，束脩不过五六两。后来见他诚实勤俭，绝无轻佻游荡之习，渐渐托他掌柜，劳心操持，愈见驯谨。每年的束脩并不花费一文，积了几年，便想盘些利息。偶然一日，有起福建客人，到了许多南货，另有两担生铜。是时省里铸钱，布政司行文各府县，采买铜觔。一时铜价腾贵，民间器用之物，无不倾卖。金守溪着乖，思量买他。叫客人打开一看，只见都是囫囵大块，非黄非黑，

行（háng，音亢）户——商行（宋以后称加入商行的商户）。

束脩（shù xiū，音术修）——古时指学生向老师送的礼物，引申为报酬。

不象好铜。那客人巴不得出脱，便道：“铜虽不十分好，若亲翁要买时，情愿相让。”金守溪贪他的贱，便半价买了。第二日就叫人挑到收铜之处，将他转卖，指望赚得几两。谁知嫌其黑色，不堪铸钱，监收的不肯买他。金守溪好不气闷，只得仍挑了回来，倒费了一二钱脚价。忙向客人说道：“这铜没有人要的，我一时眼错，误买成了，如今只得要告退，将来别卖吧！”客人道：“从来客货出门，那有退还之理。若兴此例，我们准万两银子货物，难道都带回去不成。”金守溪道：“别人还折得起，可怜我只此几两本钱，若买了滞货，把几年的辛苦都丢在东洋了。”客人笑道：“昨日你自情愿，我已让了半价。今日告穷告苦，关我甚事！你不买时，我也强不得你。既买之后，我便顾不得你了！”金守溪见不肯退还，眼泪都急出来，只得哀求主人一齐苦劝。那客人发急道：“凡事要个顺利，我许多的货尚不曾卖，第一桩生意就费这许多周折。既主人家说时，在你面上，送还他一两银子，退是决不退的。”张莲峰又从中曲议，那客人只得挖出二两银子还他。金守溪只是要退，倒是张莲峰觉得说不通，勉强劝他干休。金守溪只得吞声忍气，袖着二两银子，把这两担铜收进房里。自己终日袖了块样铜，各处捩卖，再无买主。又恐荒废工夫，讨主人憎厌，只得认个晦气，丢在一边。过了年余，忽有十来个云南客人到广东收兑珠子，也住在行里。偶然空闲，走到金守溪房里坐坐。见了这两担铜，便大惊道：“这宝货是那位客长的？”金守溪道：“是小弟旧岁买得。”客人道：“原来是金相公的。如今可欲售吗？”金守溪道：“正要寻个买主。”客人道：“既肯兑时，只请教金相公个价钱，不知要多许换数？”金守溪听了这句，转吃一惊。他向来厌这滞货，没处脱手，但有人买，就是造化，那里还论什么价。不想那起客人问他要多少换数。金守溪是个乖人，见问得蹊跷，便不肯说价，只混答道：“任凭老客长定价，差不多就成，太少了我便不卖。”众客人道：“也说得有理，我却不少你的，竟是十二换吧。”金守溪听得一发呆了。不知这是什么东西，或是他看错，反没了主意。只摇头道：“那里有这样价钱！”客人道：“也差不远了。”又一个道：“竟再添一换吧！”金守溪已知是件宝货，越发装腔起来，只是不肯。直增到十六换，方才成了，兑下数万银子。众客人连珠宝也不及买，如飞起身而去。正是：

黄金变土岂为奇，
土变黄金亦有之；
总是时来便相值，
不须惆怅运穷时。

你道这是甚么宝物，值得重价买他？原来这两担都是倭金。此金出在南海岛中，可值二十余换。若是将来倾锭，掺入大半银子，还是上赤真金。然彼时识者甚少，故算作废铜尚没人要，不知福建客人怎生得来。也是金守溪命中造化，应该发迹，恰恰买了。彼时卖又无主，退又不肯。那知遇云南客人识得，骤致巨富。谁料客人出了十六换，尚道便宜，恐他反悔，故急急走了。张莲峰眼见其事，不胜惊骇。然各有福分，也妒他不得。此时金守溪已是富翁，就在城里买了所大宅子，开张典铺，收买奴仆。张莲峰心里欣羨，便将个十八岁的女儿与他联姻，指望有些沾染。谁想金守溪一个钱也算入骨

挖——抓。

捩（yà，音亚）卖——强人收受不愿意要的东西。

髓，那里肯在丈人面上容情。翁婿之间便觉不睦，两边都不往来。金守溪因是异乡人，出身又微贱。忽然骤富，人人覬觐，不论乡绅百姓，有势力的都来弄他。金守溪生平怕事，虽然鄙吝，遇有衅端，只得逼勒出来。数年之后才生一个女儿。此时富名愈著，外侮愈多，连官府也来拨富。遇有荒歉，要他出粟赈贫。隔几年，不觉资本索了大半。自觉富不起来了，连忙收起典铺，卖掉住房，搬在这仁寿村居住。恐怕招摇，不敢仍开当铺，只得做酒经营。后来女儿长成，姿容甚丽，就叫他小名丽容。到了十七岁，嫁了里中一个富家子弟。不上五载，女婿已死，只得接他回家。因无所出，等他服满，原欲别配。未几妻子又没，衣衾棺槨，含殓治丧，又费了好些血汗。因坟地未定，故灵柩尚停在家，是夜倒被干白虹做了藏身之处。只因落后惊觉，把小厮、丫头都叫起来，相帮赶贼，连女儿房中一个也没得陪伴。丽容闻得外面有贼，也自惊醒，连忙披起衣服。因有些害怕，不敢走出外头，只得坐在房前的天井里看月。忽然屋上跌下一个人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喊时，外边那里听见。但金守溪既在拿贼，为何自己女儿反教他逃走？只因青春寡妇，见此白面少年，转加怜惜，不忍声张。况且闻得干白虹的美名，谅来不是做贼，故悄悄在后门放了他去，还约他常来走走，甚有钟情眷恋之意。可惜干白虹是个豪侠之士，不知儿女情态，故洁身而出，行谊皎然。若是个轻狂少年，软语柔情，相怜相惜，不但宥此偷酒之愆，兼可试其偷花之技。因此时孝服未除，故干白虹所见，尚是一身缟素。自此之后，丽容常忆着干白虹之人才品质，每每寝食俱忘，只无由与他会面。那知干白虹也一心挂着金守溪家，却是想他的酒，并不想他的色。过了月余，酒兴复发，想着前日吃得燥脾，欲待再效故技，又恐弄出事来，不好看相。想了几日，忽又生个计较，反正正经走到金守溪家，要他催工做酒。金守溪道：“我家做酒的尽有，看你力气倒狠，除非在此踏麴，只是工钱不多，每月只好六钱银子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踏麴也罢，工钱也不许论，只是夜间要在此宿的。”金守溪道：“我家踏麴所在甚宽，就在麴房里睡也使得。只是你可会吃酒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一滴也不用的。”金守溪道：“这等便好。你姓什么，可有名字的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姓平，没有名字，只叫做平大郎。”金守溪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去寻个保人来，写文书便了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雇工小事，要甚么保人。”金守溪道：“没有保人，那晓得你来历？”干白虹恐怕忒腔，只得应声而去。原来金守溪因前日贼发，巴不得要人帮护。见干白虹膂力雄健，故欣然允他住在家里。只道他果然可以防贼，那知自己反做贼的招牌。干白虹见他疙瘩把细，心里好不暴躁。若别的事情，就夹嘴一拳，走他娘的路了。只因看了酒家的分上，勉强忍住性子。况且雇工贱役，正欲掩饰姓名，不与别人晓得。谁知反要熟人作保。心里没法，只得寻个知心朋友，与他说明此事，同到金家。金守溪又再三盘驳个尽情，议到十分稳当，方才叫他立契。写道：

雇工人平大郎，因口食不敷，情愿将身雇到金宅踏麴使用，每月工银六钱。自雇之后，甘任勤劳，不致偷安怠惰。倘有脱逃、偷换等情，保人理直。此照。

从此，干白虹住在金守溪家，人人称他为平大郎，他也居然自任。幸得

覬觐(jìyú, 音记于)——希望得到不应得到的东西。

宥(yòu, 音又)——宽容，原谅。

燥脾——痛快，快意。

盘驳——盘问辩驳。

麴房与酒房相近，干白虹原自乖巧，每到夜间，抻开锁儿，反不在坛里抽丰，只在缸中拨富，常常吃个微酣，并不知觉。他起初还饮得有些分寸，住到一月之后，渐渐胆大起来，每夜必要吃个酩酊尽醉。偶然一次，觉得有兴，把二三十缸酒逐缸尝遍。醒了又吃，吃了又睡，直到日高三丈，尚在酒房里鼾声如雷。幸喜金守溪这日清早到城中括帐，不在家里，倒被丫头听得，慌忙报与丽容。丽容着惊，如飞走出来看他。果见干白虹象个六月里的睡狗一般，尚在缸边。叫了几声，也不答应。丫头也去推他，总是不省人事。丽容没法，反叫丫头泡些浓茶，扶他起来。吃了两碗，方才有些清楚。丫头掇条板凳，抱他靠在墙上坐着。干白虹还闭着眼，说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！吃得惬意。”嘴里还咂个不了。丽容见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恼。因故意嚷道：“你这人在我家做工，怎如此放胆，把我家酒来吃到这个田地。幸是老爹今日不在家里，若他在家时，可不气死。”丫头也说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懵懂，我家老爹的酒，可容人白白喝一杯的。你却不知死活，灌了这许多酒去。若老爹知道，定然打个半死还要送官哩！如今我家大娘在此，还不起来讨饶，尚自痴痴迷迷的不肯苏醒。你看还有许多缸酒在这里，请你再吃些吗！”丽容道：“也不要骂他，我与你且进去，只把酒房锁着，过一会儿等他醒来了，再与他说。”丫头即便把门锁好，竟同丽容入去。不多时，干白虹渐渐醒来，忽把身子欠伸，一交滚在地下。双手揉一揉眼，睁开一看，却见门已闭着，缸盖上放有茶壶碗碟，大吃一惊，知是里头晓得。正思想寻路逃走，忽见丽容同了丫头开出门来，立在面前，吓得羞惭无地。丽容与丫头两个，着实数剥一番。只因这一会，有分教：无意姻缘而得姻缘，实非负心而若负心。未知干白虹此时怎生脱身？丽容与丫头怎生把他发放？金守溪回来，毕竟知也不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抽丰——意同分肥。旧指利用各种借口向外地官府乞取财物。

第三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 风雪途误识奸雄面

词曰：

周易误前程，非关人负心。尽逍遥柳陌花村。海誓山盟都不顾，拼一醉、弗教醒。为女续良盟，儿夫不姓平。请贤翁、识认佳甥。却笑酒佣游戏处，花烛下、转心惊。

——唐多令

干白虹被丽容与丫头一番责备，自觉惊慌无措，连忙作揖告罪道：“小子其实好饮，一时偏见，遂致相扰过多，实实有罪。但求小娘子念我初犯，望恕这一次，不要与老爹说吧。倘日后再犯出来，任凭小娘子怎样治我。”丽容见他情态迷离，十分可爱，反不忍嗔怒他，心里转有些爱怜之意，反好言相慰道：“我看你平日做人，甚是正经，怎么单单这样贪酒？既然你如此说，这一次也不与老爹讲了，下次切不可再做这事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多蒙小娘子厚情，下次我真个戒酒了。”丽容便叫他出去，把酒房仍旧锁好，吩咐丫头，切不可在老爹面前讲起。幸得这丫头是自己陪嫁的，遵他约束，果然不露一字。原来丽容起初已知他改名雇身，不道他为酒而来，认是有情于己，常常等父亲出外，见个空儿与他说说闲话，倒也亲热。过了几月，两下便如兄妹一般，朝暮相见，并无顾忌。丽容每每乘隙把些情话儿勾挑几句，怎当干白虹礼貌端庄，语言持重，略无暧昧之色。丽容虽非所愿，然见他人品端庄，愈加钦敬，知他不是雇工人物。这日偷酒败露，自替他掩饰其事。又吩咐丫头在父亲面前莫说，每事周旋，百般曲护。谁知是前世有缘，心心念念，只想嫁他。到了夜间，等丫头睡熟，悄然带了些私房，轻轻的开出重门，直至干白虹卧所。此时干白虹尚点着灯，正想又去吃酒。忽闻叩门，连忙开了。见是丽容，忙问道：“小娘子此时不睡，到此何干？”丽容道：“妾有要言相订，不惮星夜而来。因思郎君非雇工之辈，不过癖于口欲，屈身至此，可为惋惜。故妾之爱君，非一日矣。不知君亦鉴吾心迹否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屢次蒙小娘子相救，感不可言。至于爱念之恩，人非草木，焉有不知。但卑人非淫邪之辈，不敢妄及于私。况犬马贱佣，小娘子闺闱淑质，何敢非礼相犯。是以有负深情，非不抱歉。幸小娘子垂谅！”丽容道：“郎君才品端恪，妾实敬仰。如君所言，私媾则不可，明娶则无害。今妾既丧偶，君亦未娶，婚姻虽不计财，但吾父尤拘俗见。知君贫困，敬以白镪百金，与君转为聘物。若果三星相照，得遂予怀，吾家粗醅甚多，可以任君长醉，未知可否？”干白虹听到结语，触着酒兴，忙答道：“明娶既不失礼，有何不可。况蒙小娘子如此周全，恩情深厚，何敢固却。只恐小娘子虽屈尊俯从，尊公好高重利，以我为贱，焉肯允诺。”丽容道：“君原未露真名，父亲谅不知觉。若必欲稳当，东村有个王三秀才，是地方中一个光棍，父亲最惧怕他。只去央他作伐，再无不成的了。”干白虹喜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，我与王三秀才曾有一面，此事定肯出力，小娘子放心请回，自不敢负。”丽容便将银子取出，付与干白虹收好。又再三叮咛了一番，方喜孜孜回房去了。正是：

情深莫漫说投梭，

深夜怀金赠酒徒；

端恪（kè，音客）——正派，谨慎。

醅（pēi，音胚）——没有过滤的酒。

作伐——作媒。

手引红丝牵白面，
春风应自值钱多。

次日，干白虹只说身子不健，告辞回家。金守溪虽时刻少他不得，怎奈再三强留不住，只道果然有病，勉强许他回去半月，养好身子，再来做工。干白虹见老儿肯容他归去，好不欢喜，便到麴房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连被窝卷做个包儿。丽容知他这日要去，又悄然到麴房后头，婉转嘱咐了几句。干白虹口里应着，作了两个揖，谢别出来。又向老儿说了一声，方才取路而回。谁知到了家里，酒兴愈觉勃然，一心一念，只想酒房中的乐境，日夜摹拟，想出了神，喉馋心痒，好不难过。挨到第三日，渐渐有些熬不住了，只得倾出丽容所赠之物，拈一块儿往市里买了两坛酒，也照样放出那酒缸边的本事。醉了醒，醒了醉，不够一日，光剩两个空坛。明日起来，又觉冷清清过不去，只得再解开包儿，取块银子，又买来吃，仍醺醺的过了一天。从此，用得手滑，反不吝惜。今日也是酩酊，明日也是酩酊，竟忘怀了丽容所订之事。把这银子，没早没晚，尽着狠醉。不是跌倒田间，定是离披陌上。幸而有些酒德，还不至于使酒生事。只是开怀放胆，跌荡逍遥，将丽容一段婚姻之约，丢在脑后。不上半年，这百金之赠，早已使得精光，仍旧是个空身汉子，那时方才得醒。

那知金丽容自从与干白虹订约，叫他托病回家，只道定然就央人来求亲。谁料一去之后，日日盼望，并不见王三秀才过门作伐，心里好生着急。等到月余，并无音耗，也便料他酒性不改：“定然将这银子去尽着狠醉，竟忘了我终身之约。不料干白虹没正经到这个田地！”心中越想越觉气恼，但人已出去，没法处他，只终日暗暗的焦闷，又不敢向父亲说起。过了几个月，只是不来。丽容望眼几穿。干白虹此时正在醉乡，不知天地何物，却那里晓得这边如此牵挂。丽容不胜衔恨道：“我看他是个端方之士，谁知如此负心。银子的事虽小，但我怎生待他，反无情无义，把我置之度外。我只悔当初错认了人，今日自取惭愧。”背地里反不知怨了多少。因是儿女私情，恐怕风声漏泄，又不敢央人叫他，只得常向父亲说道：“前日这平大郎甚是得力，怎不去唤他来使用。”金守溪也放不下他，因不认得住在那里，只好去寻保人转换。谁知干白虹做了酒中李白，正好醉倒长安，便皇帝也召他不来，那里唤得他动。保人只隐然替他回复。倏忽半年，不见一些影响。丽容心里越加气闷，渐渐养成一病。茶饭不思，梦魂颠倒，终日只昏昏沉沉的痴睡。金守溪见女儿如此，好生着急。诗云：

儿女知春太有情，
郎当无那惜深盟；
东风只是牵人恨，
吹过南楼不见声。

却说白干虹，自从酒醒之后，方才想起丽容之事。忽然大悔道：“我真个狂了！小娘子何等待我，我却负他，真畜生之不若也。只如今怎么回复他才好？”肚里虽然懊悔，怎当银子却已用空，一时手足无措，心中日夜不安，常欠欠然自知抱愧。一日忽发猛省道：“我自从为人以来，未尝少有亏心之行。今日狂悖若此，致他含怨无归，陷身不义。想丈夫处事，岂可昧理负心，轻狂自弃。且堂堂六尺，忘恩负义，何以为人。”便将自己这数亩腴田并几

块园地，连忙都出了经帐，托人寻主求售，一总只卖得五十两。又拉几个村中弟兄，做下二十金的会债，并两间栖身房子也卖了十余两。把来凑在一块，用纸封好。虽然酒兴本豪，只得勉强遏捺，随他口里流涎，竟不敢分毫耗散，次日就去央王三秀才，到金家说亲。那王三秀才专靠趁闲钱，吃喜酒的，有甚不肯，便一诺无辞，连忙到金家求帖。金守溪接着道：“王三相公许久不来，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？”王三秀才道：“此来别无他干，因有一头好亲事，特来与令爱作伐。”金守溪正因女儿的病，只是沉重，明明晓得他青年丧偶，守了三年，有些情动伤感而成，正想要寻媒人与他觅配，恰好王三秀才正来说起这事，便连忙问道：“小女欲寻个人家，只不知王三相公说与那一家的子弟？”王三秀才道：“离此不远，有个干家，这官人叫做干白虹，青年好义，在村中也算个有名的豪侠，因父亲早背，尚未有家，不知可使得吗？”金守溪听说干白虹三字，虽不识面，那义勇之风，藉藉在耳。且王三秀才又是平生惧怕的，便满口应承道：“那干白虹我也闻得，原是好好人家。既王三相公说来，再无不从之理。至于六礼丰俭，悉凭王三相公斟酌，也不敢讨论。”王三秀才道：“婚礼原不论财，只要对头好便可做得人家。总是小弟在内主持，还你停当便了。”金守溪不胜之喜，遂留王三秀才吃了便饭，写个年庚与他。王三秀才谢别出门，便到干家回复。干白虹见已说允，满心欢喜，也不卜问，就选了行聘日子，行礼过门。丽容闻知这信，想道：“他一去半年，只道做了浮萍无蒂，谁知终不忘情。但怎生到今日才来纳聘？甚觉猜详不出。及闻得作伐的果是王三秀才，看那帖子确又是干将的名字，便已放心。金守溪回聘请客，忙了两日，然后再看看女儿的病。可也效验，竟能起身吃粥了。再过两日，已是霍然。有阙《入赚曲》云：

女不中留，年长应须觅好逑。休迤逗，春心一发便情稠。任绸缪，恹恹鬼病春深后，医药如何得疗愁。要他瘳，除非早把姻盟偶。胜如针灸，胜如针灸。

自从干白虹行聘之后，丽容便已安心。金守溪也觉完成了女儿身事，免得牵牵挂挂。不隔两月，干白虹托王三秀才到金家约日完婚。金守溪因女儿已是标梅过期，难以久待，只得乘势应允。但自己身子，觉得有些老倦，正没人帮理家事，眼底又无亲戚。便与王三秀才商议，想要入赘干白虹过门。王三秀才也就与干白虹说知。干白虹正想要亲近那酒缸，还恐不能遂念。忽然说着入赘，正中机谋，连忙应诺。到得毕姻之夕，依旧纱灯鼓乐，高头骏马，迎接新郎过门。堂中灯烛辉煌，氍毹烂熳。干白虹入堂交拜，好不兴头。金守溪一见，却就是踏粗工，大吃一惊，心里陡然发怒。捋出拳头就要去打那新郎，却被王三秀才一把拉走道：“这是怎么说。儿女完婚，良时美事，就心里有些不像意，也不是此时发挥的。况花烛在前，新郎并未失礼，如何做此情状？”金守溪气得话也应不出来，只摇头道：“这是我家雇工人，什么新郎！”原来王三秀才不知道这段话柄，见金守溪说得古怪，便丢了这边，连忙去问干白虹。干白虹笑而不答。金守溪怒跳如雷，又一拳打来。幸亏王三秀才拦住。干白虹也不理他，竟喜孜孜与丽容交拜。金守溪正大嚷大骂时，两个新人已携手入房了。金守溪怒得眼里爆出火来。无奈王三秀才紧紧拖定，不得脱手。丫头奶娘也来解劝。王三秀才扯他坐下，好好问道：“此事毕竟怎样来头，亲翁这般着恼？可对我说个详细。”金守溪双手揉着心头叹了几口闷气，才一句一喘的把平大郎的雇工之事说出。又道：“明明是这狗才假

冒了干白虹诳骗我女儿身子。王相公，你也不该同他耍弄我！”王三秀才方知其事，不觉大笑道：“原来有此一番把戏，怪不得亲翁发急。但今日干白虹却是真的，前日那平大郎倒是假的。”金守溪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平大郎面貌，岂不记得，难道我认错了不成！”王三秀才道：“你也未必认错，但他当日雇工，焉知不为令爱而来，故隐讳姓名，屈身游戏。如今总是自家骨肉，也不必讲了。”金守溪听着这句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干字加两点便是平字。据王相公说来，似有此情。但闻干白虹平日端方不苟，今作此邪行，便不是个人了。”王三秀才道：“家丑只可掩饰，不可昭彰。令爱既不能守，将机就计，也可了局。况且雇身之事，外边绝然不闻。你也不必提起这事，播扬他的短处。”金守溪听到期间，气已消了八九分，因说道：“这也不干女婿的事，总是我女儿不肖，辱没家门，是我晦气，养下这等没廉耻的东西，只得由他罢了。”王三秀才道：“你也不要说坏了令爱，我看干白虹并非好色之人。前番举动，或者别有隐情，未必为此。总是日后便可见他心迹了。”金守溪无可奈何，只得移嗔作喜，摆下酒筵，与王三秀才尽欢而别。诗云：

少妇樽前话合欢，
新郎只觉酒肠宽；
泰峰底事翻惊讶，
为尔当时不姓干。

次日，干白虹夫妇出堂见礼。金守溪并无半言。三朝满月，治酒宴客，反觉着实破慳，在女婿面上，几乎费了十来两银子。干白虹与丽容两个十分相爱。偶然一日，夜间对饮，丽容因笑问道：“前日赠君聘资，意谓即来纳采，不意一隔半年，杳无音耗，使妾不胜悬望，一病几危，直至今日方成吉礼，未知是何缘故？”干白虹笑了一笑，也不隐瞒，竟将前情直说。丽容道：“你总是为酒误事，犹幸不忘妾约，尚是君子。倘做了负心酒徒，可不将我置于死地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卑人虽处贫贱，实以豪杰自命，岂敢忘恩。故发愤悔悟，百计图维，方得成此良缘，以偿前罪。”丽容道：“我父亲尚不知郎君善饮，故不十分防范，可以任我取之。若欲尽酣，须是夜间在房中私饮，在父亲前，切不可露出本相，使他牢守酒房，便没得吃了。”干白虹恐怕送断后根，果然依他的教导，在丈人面前，只吃一小钟儿。金守溪再要斟时，就推吃不得了，立起身还作许多醉态。金守溪信为实然，甚是快活。那知到了房里，最少要吃一坛还不尽兴。金守溪见他老实勤俭，把一应帐目都托他盘算。干白虹是豪爽的人，这锱铢 繁琐的事，那里有心去操握，便丢起一边，只是饮酒。倒是丽容着忙，恐防露出马脚，悄然叫小厮到外头催讨。算结一宗，就叫他交还丈人。金守溪不晓得里头全亏个幕宾 ，只道女婿能干，做得井井有条，帮他挣家，好不欢喜。那知干白虹心里甚是厌烦。过了两年，金守溪因平日劳伤过度，忽发吐红之症，奄奄床褥，久药不效，便将帐目收起，外边所欠，俱叫小厮日夜坐索，尽行讨清，归在女儿之手。干白虹见丈人病势沉重，各处延医 问卜，设占祷神，替他祈寿。金守溪闻知，恐怕费了银子，连忙止住道：“虽承你的孝心，但我若该死，吃药献神总是无益；倘还有寿，自然痊可的，何苦用于无用之地。钱财乃难得之宝，岂可轻易耗费。今后切

锱铢（z zh ，音滋朱）——指很少的钱或很小的事。

幕宾——原指将帅幕府中的参谋，书记等。也称“幕友”。

延医——请医。

不要为我祈福，使我病中不安。”干白虹见他这等吝惜，反在背地里祈祷使用，总不与他得知。过了三四个月，终无应验。金守溪虽然钱财是命，这时候只得丢着万贯家私，一双空手去干前程了。干白虹夫妇不胜悲痛。衣衾棺槨，开丧举殡，事事从厚，不失富家之礼。虽甚非死者本怀，聊以尽后人志愿。至于启建道场，荐先设食，三年之内，殆无虚日。自此以后，只小夫妇两个当家，一切本利帐目，俱是丽容执掌。干白虹别无他事，只终日以酒娱乐。一年之内，准要醉他三百六十日方始欢畅。一日对丽容说道：“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何苦孜孜较量，劳心操握。人生在世，只图安闲快活，过了一生，就是便宜的了。那些子母，贫不能还者，须当弃之。下人劳苦，必应体恤。乡人告急于我，亦宜济其缓急，休得概为拒绝，致他无门投奔。须外存厚道，内蓄热肠，使乡党无有怨心，邻里不生嫌隙，则吾享用其财，始可安而无愧。”丽容道：“君既能作豪侠丈夫，妾敢不勉为慈顺之妇，扶危拯困，亦有同心。况妇道从夫，自当赞成斯美。”便吩咐小厮，各处债负，但取本银，利息不论久近，一概免收。若贫无所偿者，竟还其券，本银亦不必索。乡党有贫者，散之以钱；病者与之以药；死不能殓者，殓之；贫不能葬者，葬之。如是年余，丽容即生一子，干白虹甚是欢喜，便雇奶娘服侍。到四五岁上，聪明俊秀，迥异群儿。干白虹替他取个名字，叫做干旄，字曰浚郊。才交六岁，即能读书，夫妇十分钟爱。正是：

积厚宜流庆，
欣看似续贤；
鄙夫每无后，
空有臭铜钱。

一日，干白虹游南雄岭，路至半中。是时深冬天气，正值大雪。虽身被重裘，尚觉寒风凛冽。因见雪景旷阔，琼瑶万顷，殊堪纵目。因冒着风雪，一步一步的挨将上去。只见珠楼玉宇，璀璨四围；粉蝶银花，飘飘万谿，俨然置身琳琅之际。不觉尘襟顿涤，烦虑皆消。因大喜道：“真好一片雪景，就如锦装世界，粉捏乾坤；四山尽列晶屏，万树皆飞琼屑；人在冰壶，天开玉镜。真大观也。”正在那里狂呼乱叫，忽听雪深之处似有呻吟喘怯之声。乃大惊道：“山空地旷，雪深数尺，何处来这声音？”连忙寻觅，果见有个坎陷，一人僵卧于中，身上的雪也积厚尺许。干白虹叹道：“如此寒天，这人跌在雪里可不冻死！”又认不出是乞丐，还是平人。就用手替他拂去了雪。却见那人头戴儒巾，身穿一领蓝绸褶子，脚下穿双旧红鞋儿，象个斯文人物。如飞一手扶起，却有气无声，已是将死的了。干白虹忽动热肠，忙替他解下湿衣。在自己身上脱下一领羊裘，将他裹了。只因这一救，有分教：热肠适取祸危，豺虎自招入室。未知那人是何人品？干白虹救得他活救他不活？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乡党——相传周制以五百户为党，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乡，后泛指乡里。

褶（dié，音迭）子——夹衣。

第四回 患难临头，陈与权雪中遇侠 冤家狭路，刘天相杆下亡身

词曰：

穷途落魄谁依仗？风雪将身葬。一朝起死遇贤豪，金玉丛中顿改旧丰标。凄声幸入仁人耳，陡惜他人死。一般恩义两相加，他日酬恩贤否自争差。

——虞美人

却说干白虹一时动了个恻隐之念，在风雪里救起那人，连忙解衣披上。那人只是僵着，不肯活动。干白虹心下想道：“我虽与他这领羊裘御寒，但人已冻坏，不能便醒。若弃之而去，他依然是死。除非背他下去，寻个人家，借些汤水救灌活了，也是好事。”便把他双手搭上肩头，驮着下岭。那人伏在干白虹背上，因得了暖气，觉手脚微微有些渐伸。走下岭来，干白虹见有个酒肆，心里大喜。连忙驮入店中，先叫主人家烧碗姜汤与他灌下几口，已觉渐有声息。停了一会，再灌了些。那人果然便醒转来，睁开眼一看，只哀哀的哭。干白虹喜道：“如今好了！”随叫主人暖壶好酒，滚热的灌与他吃。未几，发出一身冷汗。众人都说道：“如今亏这酒力，寒气已逼了出来，不妨事了。”干白虹然后叫店主人四周生起炭火，把那人坐在中间，熨了一会，便能言语。干白虹恐怕耗他的神，不敢问其来历，只叫主人收拾肴馔酒饭，就在炉边坐了，与他两个缓斟慢酌。那人吃了些酒，觉元神稍复，便挣立起身，向干白虹双膝跪下，极口称谢道：“不佞身毙穷途，若非老丈实心相救，万无生理。从此苟生之日，皆老丈所赐也。恩情深厚，如何报答。”干白虹连忙扶起道：“同有此生，孰无爱人之念，见危思救，理所必然。足下何须称谢。”那人道：“不佞落泊异乡，亲情已为陌路，崎岖风雪，几丧残躯。何况不相关涉，索昧平生，而能仗义施仁，救我于死生之际。如老丈者，岂非体天地之心，具父母之爱。红尘中有此俊杰，不佞敢不下拜。”干白虹笑道：“扶危救溺，人情之常，乃劳足下如此称谢。足下高姓大名？何方居址？到敝地做何台干？乃奔走于风雪之中，驰驱于险仄之地，流离狼狈，以致若此。其间必有隐情，望为引教，以释吾疑。”那人听问，便扑簌簌掉下泪来。干白虹又笑道：“丈夫眉宇，固当磊落。何事戚戚于中，作此儿女之态。”便又满满斟下一大瓯酒，递与那人道：“借此满觥，少助豪兴，当发快谈，一洗胸中傀儡。”那人双手接过，一吸而尽。有阙《一江风》曲云：

论人情。炎暖徒相朦，凉冷谁相问？羨仁人。风雪丛中，生死关头，顿续须臾命。嚶鸣眼底亲。风云异日生。巧心机更向杆头进。

那人向干白虹道：“承老丈下问，不佞敢不直告。但言之可悲，听之可恼。当细陈始末，以博老丈喷饭。不佞姓陈，名可立，字与权，淮南人氏。少读诗书，长游庠序。父母家计颇饶。因中年无子，遂承立母舅之子刘天相为嗣。从幼抚养成人，读书婚冠，吾父所费不赀。后来进学进监，又费千余。天相非惟不知感戴，反日图吞占，私营巢穴，暗耗血费。父母至五十外，始生不佞。时刘天相之妻胡氏，见我父母已生嫡子，诚恐嗣续有人，则外姓承祧，难据陈氏家业，遂乘先母病故，遽操家政。一夫一妇，内外把持。凡

庠（xiáng，音详）序——古代学校名。《汉书·儒林传序》：“乡里有教，复曰校，殷曰庠，周曰序”。

不赀（zī，音资）——不可计量，表示多或贵重。

承祧（tiào，音挑）——祧，远祖的庙。指承继先代奉祀祖庙。

遽（jù，音句）——急，仓猝。